

Y745/01

吉林市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吉林省吉林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3年 · 吉林市

前 言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规定，我们编印了《吉林市文史资料》（选辑），作为不定期、内部发行的刊物，供历史研究和有关方面参考。

第一辑选编了八篇稿件，大部分是属于我地区的重要史料。它们是作者们的亲历、亲闻、亲见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撰稿人的经历和认识等各方面的局限，史实可能不尽全面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但它确是从一个侧面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实。我们本着征集文史资料的“三不”（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求完整）的原则和可以多说并存的精神，保存来稿原貌，编辑时略作删减和文字修改，有不足之处欢迎知者予以补充和订正。同时，由于我们初创，水平低，经验少，在编辑工作方面会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更希不吝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我在溥仪身边的二十六年

-爱新觉罗·毓琤口述周克让
李澍田整理 (1)
关大虹

为满皇宫同德殿的修建经过

-于勋治口述孙贵田整理 (73)

辛亥革命在吉林.....胡绵书 (81)

韩边外祖孙三世占据吉林夹皮沟六十年记略

-庄金铨访问庄金铨撰稿 (88)
李春郁

我所创办的“希天医院”

-孙宗尧口述潘启贵整理 (106)
金书勤

吉林私立济仁助产学校简介

-杜秉堂口述金书劲整理 (120)
王家凯

裕华织染厂的创立和发展.....许洪山 (136)

我的爸爸——吉林巨商牛子厚

-牛淑章口述周克让
关大虹整理 (155)
李澍田

我在溥仪身边的二十六年

爱新觉罗·毓嵒

口述

周克让、李澍田、关大虹 整理

我的父亲爱新觉罗·溥倬与清逊帝宣统爱新觉罗·溥仪系同曾祖兄弟。

我家惇王府在1900年时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举家逃亡。接着又因义和团事件，当时朝廷秉承洋大人“旨意”“惩办亲贵”，我祖父那辈均革去爵位，我大爷载瀛交宗人府禁锢终身，我二爷载漪和我祖父载澜均发配新疆监锢，永不叙用；只有我四爷载瀛因年幼，又未参加义和团运动，袭了“多罗贝勒”爵位，继承了惇王府，这样一来，显赫多年的惇王府——五王爷府也就七零八落，一败涂地。

我父亲溥倬因是罪犯家属，不能居于府邸，被撵到惇王府西跨院居住。民国初年，溥仪在故宫非分维持小朝廷时，他还按时去宫内点卯，尽力为“小皇帝”的私事奔走，藉以博得一点微薄的赏赐，此外则变卖家中浮物，后来只靠出租院外原王府的马厩来维持生活。我就是在1914年出生在西跨院的。

我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府邸，只勉强念到初中二年就辍学了。由于各种原因，那时我们宗室家族间很少来往，许多府邸的人都相互不认识。在溥仪被赶出故宫前，每当旧历年，大家还去宫内拜年。当时我年岁小，对宫中的情况虽有些记

忆，但很模糊。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9.18侵华战争，占据了我国东北。1932年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执政”，他为了找些宗室亲戚给他当“护军”，委托溥修在北平物色八旗子弟。溥修当时在天津静园为溥仪看守财产，并给他办理各种琐事。我是溥仪的近族，通过溥修的介绍，在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暑假后来到长春（当时的新京）开始了在溥仪身边的二十六年。

一、伪满宫廷的十四年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举国上下无不义愤填膺，而溥仪却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宠儿，被偷运东北，充当傀儡戏的主演，紧锣密鼓，在长春粉墨登场，这场丑戏共演了十四年之久。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即伪大同元年，以此类推，不再夹注。）三月，溥仪身穿大礼服在“新京”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执政府开始时，是在原吉长道尹公署旧址（该处为长春市大马路东五马路的一所灰砖房，伪满中期改为王道书院，现已拆除。）后迁到原吉黑樵运局和盐仓旧址，（即今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及其西院长春市第七十中学和回族小学。）发表了《建国宣言》，据说这个“宣言”，是张勋复辟时“辫子兵”的参谋长万绳栻起草的。

当时北平的旧王公子弟们，听到消息，纷纷蠢蠢欲动，认为又有了“盼头”。溥仪开始拼凑班底，招揽“旗罗伞报”，俨然还要以帝王自居。我就是这时，以充当“护军”的名义，被招到长春来的。

1. 我第一次见到了溥仪

一九三二年八月初，溥修从天津静园派溥仪的原侍从福隆阿（当时四十多岁）到北平找我们，并规定日期到前门车站集合。我们乘火车到塘沽，改乘轮船经大连，再换火车抵长春，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这一行人有：马元通，旗人，后充警卫处警卫；毓英，旗人，后充承宣科科员；晏光，旗人，后充伪满飞行队中尉；庄王府溥绍之子毓懋；载澜之子溥俭，即我俭六叔，加上我共有二十多人，下车后，住在站前一个小旅馆，等候第二天入“宫”叩见“天颜”。阴历八月十六日上午，由福隆阿率领这一帮八旗子弟到伪宫内，按着皇宫的规矩，由奏事官派随侍吴天培（溥仪由天津静园带来的贴身侍从之一）引入，就在这天上午，在缉熙楼正式“引见”。溥仪站在楼上的晒台，身穿兰色长袍，头带瓜皮缎帽，还戴着他那个特制的近视墨镜接见我们。这时，跪在下面的这些八旗子弟，囿于传统的宗法观念，确实是“战战兢兢”地接受了“召见”。我们在楼下院内先行“三拜九叩礼”（拜三次，每次叩三个头，故称三拜九叩礼），然后跪着聆听“圣训”。但是并没有听到说啥，祇听说：“你们都来啦！以后好好学习”。又告诉吴天培：“其他人都下去，叫溥俭、小秀（我的小名）留下”。溥仪就退回楼上西南角他的书斋。吴又把我们叔侄引上楼，我们一进楼看见趴在楼门旁的两只大狮子狗，吓了我一跳。吴说：“不要怕，这是从天津带来的，可“仁义”啦！上楼往西走，在他那不大的书斋里，再行那繁琐的“三拜九叩礼”。礼毕，溥仪叫“起来”。这回不象方才跪着听了，而是站着低头听。为什么单叫我们爷俩？原因是他人都不是近族，以示对我们惇睦的重视，用这个来笼络人心。溥仪问我们都多大岁数啦？念过书

吗？在京时常见二位主子吗？（指荣惠、敬懿皇贵妃）而且问得还比较亲切。当我们一一“上奏”后，便说：“下去吧！”我们这些被召见的，全都安置住在“中和门”东边那两间房。虽然这里与溥仪近在咫尺，但像远隔重洋一般。不久这些人全部都参加了军事训练班学习，以备给溥仪当“护军”，作他的守卫亲兵。

2. 军事训练班

溥仪办军事训练班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他自己的亲信武装。他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他也作过恢复“大清江山”的美梦，所以还要像前清那样，宫廷门外设御林军。而这些人又必须是他的心腹，一旦需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假若再扩大武装力量的时候，这些人又可以成为他的亲兵骨干。

我们这个军事训练班，是溥仪自己决定成立的，由警卫处长佟济煦负责。佟是郑孝胥任北京小朝廷内务府大臣时，带入宫内充当“堂郎中”的亲信，后来跟溥仪在天津，侍候并专给他照像，又跟随来东北，是宫内的大管家。班主任是一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侍从武官叫金纯善，专管军事训练、学习，又派严桐江来管理班内总务。严与李国雄（大李）、赵荫茂、曹宝元、吴天培等都是在一九二一年前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对宫内有所放松，小朝廷就一方面解除了些太监，但又偷偷地收了一些男僮仆。这些人就是那时入宫侍候溥仪的，后跟到天津静园，现在又随来东北，是溥仪的亲信随从，一直跟到伪满垮台为止。

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一）军事学；由伪军政部派来

两位助教担任，一位是李学明中尉，一位是魏树桐少尉。

（二）《四书》、《孝经》、“掌故”，由近侍处长陈曾寿教。陈是前清翰林，在天津静园时，与陈宝琛、胡嗣瑗、郑孝胥等同为溥仪的“股肱”。他这次跟溥仪来东北，原想当个大官，结果没弄到手，溥仪只好安置到身边，以示优隆。他讲“掌故”都是依据《东华录》，虽然他的湖北口音难懂，但讲的材料丰富、娓娓动听。（三）“数学”、由宫内府谭侍卫官讲授。（四）日语，由一个姓岸名的日本人数。学习时间是一年，成员除了前述的八旗子弟外还有从天津带来的随侍霍福泰。他是沧洲人、会武术、后来也成了溥仪的亲信随侍，一直跟到大栗子，最后还为：“善后工作”而奔走。

训练班的那个院，后来改修同德殿（今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当时的房子是原盐仓的青砖瓦房仓库。我们学习的这段时间，也是溥仪为当皇帝做准备的时期。当我们学习结束的时候，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皇帝登基”。

3. 护军和“护军事件”

一九三四年三月，伪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也由“执政”变为“皇帝”。这时，他的亲兵——护军也成立了。

护军总队队长由佟济煦兼任，下分三个队：第一队队长是吴天培，第二队队长是李国雄，还有第三队。佟戴少将肩章，吴、李带中校肩章，与伪满军不一样，肩章是顺着肩的。护军共三百人，其中有三部分人：（一）由天津带来的原在静园的护卫，多是沧洲人，都会武术；（二）从东北招的蒙古人，胳膊粗，力气大；（三）由军事学习班训练出来

的八旗子弟，除毓懋因考第一，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伪满末年，当伪军少校，我们从长春出逃前，他来宫中串门，）也跟去大栗子，后来听说他投奔他姻亲蒙古卓王，解放后，在西安从事建筑工作，现已退休）外，全部当了护军。我被分到二队当上等兵，俭六叔当少士班长。我们这些宗室多在这个队。

伪皇帝登基，去长春西郊祭天，那些场面，我虽未亲临其境，但他们出出入入，也有所了解，记得三月一日那天，在伪宫内府勤民楼举行“登基大典”。在此之前祭天时，溥仪穿的是清朝的朝服，由赞引官宝熙引导，后扈官胡嗣瑗随后，回宫后又换上大元帅军服。因为那时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在中和门西侧站岗，这地方很重要，所以不是一般的站大岗，而是近在咫尺，为“皇帝陛下”护驾，如同过去在宫内的“乾清门七品带刀侍卫”一样。

寒来暑往，为溥仪站了三年岗，不知何故而得到了“圣眷”，把我和溥俭调离护军，一同到宫内，与新从北平来的我们惇邸的子弟共同读书。这时，这支护军，仍然存在。第二年，也就是“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蓄谋，搞垮这支溥仪的私人武装。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趁星期日护军放假，去逛大同公园（今长春市人民公园）时，日人制造摩擦。据护军们回来讲：当时，他们欲买船票准备划船，旁边并没有日本军人，只有几个穿便衣的日本男男女女野餐，后来这些人也去争购船票，因而与护军发生争吵。日本人放出狼狗咬，被这些会武术的沧州人和胳膊粗、力气大的蒙古人给打败，并踢死了狼犬。旋即关东军宪兵队出动，逮捕了护军多人。并用电话通知宫内府。最后还是溥

仪告饶，派佟济煦赔礼道歉，这就是“护军事件”。善后的处理是佟济煦当了替罪羊，罢职丢官，警卫处改组为皇官近卫处，换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为处长；人员减少，变为警察性质，原来的长枪一律收缴改佩短枪。溥仪这一点点可怜的私人武装，也不准存在了。这也是日本主子有意识地给他的高级奴才一点颜色看看。

4. 前后两度在宫内当“学生”

一九三六年年底，我被调入宫读书。按溥仪的原意，是准备教我先念一段，再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以培养他的亲信、武装骨干。因为他亲眼看到民国时的军阀们，无论是那一系，都是靠枪杆子起家，这一点也启发了他。

早在伪满前，就派他弟弟溥杰、内弟润麒（后来又是他三妹夫）、万嘉熙（张勋复辟时，辫子兵参谋长万绳栻之子，后来又是他的五妹夫）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伪满初又派去日本学习的有毓峻（我胞兄，后来在吉林第二军管区当伪满军上尉）、赵国圻（绍兴知府赵景祺之孙，后来又是他的四妹夫，伪满也当了伪军军官，后来又到台湾住了三十多年，最近落叶归根由台湾回到祖国。）、祁继忠（在天津的随侍，被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安在静园的密探，由日本学习后，投奔汪伪政权当少将，后被镇压）、张挺，张勋之子，伪满初任侍卫官，由日本学习后，最后当到伪满军少校）等人。

还有前边所述的毓**璉**，也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先后总共八个人。

因此我们这几个人就成了赴日学习的预备生了。开始时，只有五个学生：溥佐（载瀛子）、溥俭（载瀾子）、毓

岱和毓岱即小瑞（载濂孙，溥儀子）还有我（小秀）。

这时学习的内容有：（一）“掌故”即《东华录》、《圣武记》、《开国方略》，开始时还是由陈曾寿讲，后来改由费地山老师（溥修的岳父前清知县）讲；（二）数学，还是由官内府谭侍卫官教；（三）理化，由原北京某大学教授汪奎翔（汪巩庵）教；（四）外语，先学英语，由某部的陈属官教，后改日语，仍是原先那位日人岸名教。

有时，溥仪还模仿清朝皇帝亲自教皇子的旧例，给我们讲雍正上谕，甚至他自己刻钢版由我们学生自己印讲义，再由他讲。

大约学习有一年多，正要派去日本的前夕，溥佐和毓岱由口角发展到动武，结果把毓岱的眼睛打出血。佟济煦感到事关重大，报告溥仪，他一怒之下，将他们二人赶回北平。不久又续收了溥儀（清末度支部尚书载泽之子）、毓嵒即小固（恭亲王溥伟之子），又凑成了五人，继续学习，大约一年后，又来了毓慈（庄王府溥绍之次子，后来入伪满军校，毕业后，派外地当伪军少尉），这时溥伟死去，其次子毓嶷（解放后改学兽医）由大连也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毓恩（庄王府溥绍之三子）、毓珉（溥修之子）也相继来官内一同学习。累计共有学生十一人。

一九三九年冬，溥仪叫我和毓慈去长春伪满陆军军官学校（这时去日本已不可能了）。两年的预科尚未念完，太平洋战争就要爆发，溥仪又怕我当炮灰，考虑毓慈是远支庄邸的，还可以继续读，对我很担心。这时，我杰二叔，正在伪军校任第三期第二连连长，溥仪授意溥杰，叫他向伪军校校长南云亲一郎（芦沟桥事变的直接发动者）要求给我退学。

可是，伪军校有规定，除开除军籍的才能开除学籍，否则一律不准退学。而溥仪又不敢公开讲，怕日本人说他不支援“大东亚圣战”，只是督促溥杰办。结果使杰二叔里外为难，好不容易用口头以溥仪名义要求（不敢用书面），最后获准退学返回宫内，再与他们继续学习。

不过这时，已接近伪满后期，宫中的学生祇有八个人，就是溥仪、溥仪、毓昌、毓嶙、毓律、毓恩、毓岷加上我。

每天的中心活动，不是念书而是陪伴溥仪了。名义上是念书，但到了时间，溥仪那边还得叫我们陪侍吃饭，等他吃完饭已午后两点啦，只好告诉老师今天停课，用汽车把老师送走，就算完成了学习的“任务”。特别是垮台前的一、二年，毓昌、毓恩成天给溥仪打针，那有学习时间。所以说，伪满末年，我们的学习是象征性的，似有如无的学习。

5. 溥仪对我们的“清规戒律”

溥仪给随侍们立有家规，如不准彼此说话、结党营私，不准互相包庇、袒护；同事犯过错者须立即责打；放松看管，罪加一等，如有违背，甘受天罚，天打雷轰。这些条款也适用于我们学生，并增加不许过问政事。如有大事，他给我们讲，也是吞吞吐吐，说不全。例如：一九三六年，伪兴安省长凌升被处死的一事，因为涉及到四格格，所以对我们透露点，其目的是教我们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凌升是现任省长，又是他的长亲，结果一样因“反满抗日”而被关东军砍头。教我们别犯上作乱。

6. 婉容、谭玉玲、李玉琴

清朝内廷规定，皇帝的妻子有七个等级：皇后、贵妃、妃、贵人、嫔、常在、答应。

婉容是荣源（前内务府大臣、伪满时任棉花株式会社理事）之女，前吉林将军长顺的孙女，又是清末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的毓朗的外孙女，早年在北京宫内时，与溥仪结婚，是正式的皇后。溥仪曾给她起了个英文名字叫伊丽莎白，从天津来东北，居住在缉熙楼上东边那一半。侍候她的是个叫“袁”的老太监，什么名字无人知道。我当护军时，她还像个人样，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失宠，整天抽鸦片烟，到了伪满后期，每日连脸都不洗，很少下楼，即或下楼，也无人理睬。按宫内规矩，不仅皇后，就是嫔妃出来，都是得有妈妈在前呼喊、开道，男人必须躲开，如实在躲不开时，也得面壁而立。但是，我们学生看见她时，谁也不再躲避，可见她的地位了。

据说在天津时，还有一个叫文绣的淑妃，溥仪来东北前，就离婚了。

谭玉玲是北京的一位旗人家小姐，姓他他拉氏，初中毕业，一九三七年被选到长春来，当时才十七岁。此人性格很好，住在缉熙楼下西边的房间（原庄士敦来宫内时，曾在那个房间接见），被封为祥贵人（死后，溥仪追封为明贤皇贵妃），在宫内祇生活了四年多一点。一九四二年患了膀胱炎，又引起了癰症，先由宫内的中医和溥仪的御用西医黄子正治疗，后来又找来满铁医院的日本医生小野寺来诊治，又给打针，又给输血，忙个不停。不知何故，那个“帝室御用挂”吉岡安直和日本医生嘀咕了一气，就停止了打针和输血。过了一宿，这位二十二岁的祥贵人就香消玉殒了。莫怪溥仪于一九四六年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此事而痛哭流涕，因为她的死确实是个谜。谭死后，遗骸寄厝于

长春市护国般若寺后院。光复后，溥仪和雷福泰由大栗子逃回长春后，把她尸体火化，将骨灰带回北京保存。前年听说溥仪于一九六七年临终前，口头上过继了小瑞（毓昌），所以谭的骨灰盒，由我瑞弟埋在他家窗前，使三十年无着的遗骨，得以“入土为安”。

自谭死后，吉冈安直经常向溥仪提议，娶个日本妻子，宣传如何贤惠，甚至拿来一堆日本姑娘的像片，都被溥仪婉言拒绝。最后在一九四三年，又通过像片，挑选了长春市二道河子的李玉琴。她当时才十五岁，国民优级学校（即六年制小学）在学，入宫后，封为“福贵人”，住在同德殿东楼上。因为她是个孩子，所以溥仪才选她，认为可以任意摆布，对她也是实行高压的管教，最可笑的是教她每天念佛经。一九五七年与溥仪正式在法律上脱离关系。

7. 在溥仪周围的亲属

溥仪有两个弟弟、七个妹妹，来东北的祇有一个弟弟、四个妹妹。

我杰二叔（溥杰）一九三五年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到长春，开始当警卫军中尉。一九三七年四月，在日本关东军的主持下，为了进一步巩固它的殖民统治，使溥杰于日本与嵯峨胜侯爵之长女嵯峨浩结婚，不久同返长春。杰二婶很有日本的“贤妻良母”作风，对丈夫体贴入微。但溥仪对她的疑心很大，甚至她作的菜都不吃。她生了两个女儿，我大妹慧生很聪颖，六、七岁时，就会弹钢琴，伪满末年送往日本，由她外祖母来抚养。最后由于封建家庭的缘故，她和一个日本同学在日本天成山一同情死。

我四叔溥任与溥仪是异母兄弟，因在北京侍候王爷（载

洋)，与六、七格格均未来东北。

二格格**韞馨**，她丈夫是郑孝胥次子郑禹之子**郑贻默**，我们宗室称皇家的门婿为“额附”，他是学建筑的。他们夫妇都会英语，伪满时在长春伪国务院工作，光复后，由大栗子辗转回到北京居住。

三格格**韞颖**，她丈夫就是溥仪的内弟**润麒**，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吉林第二军管区任职，最后升到中校，他们夫妇都会日语。

四格格**韞嫔**，曾许配前清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凌升**的儿子。一九三六年，凌升被处死刑之前，吉冈安直怂恿溥仪给她退了婚，后与**赵国圻**结婚。赵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也当了伪满军官。他们夫妇未跟去大栗子。

五格格**韞馨**，他丈夫就是**万嘉熙**，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伪满当到中校。

8. 投奔溥仪的亲信和宗室子弟

首先若说亲信，莫过于前面所说的，送往日本留学的八个人和我们宫内的十一个学生。这些人除了**祁继忠**和**溥佐**，**毓岱**离开外，都一直跟随溥仪到伪满垮台。

其次是从天津带来的两部分人。上层是他的“股肱”，有**郑孝胥**、**胡嗣瑗**、**陈曾寿**、**沈瑞麟**等老臣。下层的有贴身随侍从**佟济煦**到**大李**、**赵荫茂**、**严桐江**、**曹宝元**、**吴天培**、**霍福泰**。还有一个日本人叫**工藤铁三郎**，原是前清**陕甘**总督**升允**的部下，溥仪从天津来东北时，他就在身边。跟随来东北后，是溥仪的忠实奴仆，所以“赐名”叫**工藤忠**，开始时当警卫官，后来当侍卫官长。这些人除**吴天培**在伪满后期因故开除外，都跟到**大栗**才解散各奔他乡。

再其次是来谋生的落魄王公子弟。如北平的庄王府，自载勋因义和团事于“惩办亲贵”时，“赐帛”夺爵，从此府邸凋零。伪满初溥绍（载勋子）与其母（庄王侧福晋）携三个儿子（毓懋、毓慈、毓恩）来长春，在近侍处当个属官维持生活。这位侧福晋老太太，曾亲睹庄王赐帛的场面，伪满时余悸犹存，常说：“正月初二日送来白绸子……可吓死人啦！”再有溥佳（金智元），他是载涛次子，曾伴溥仪跟庄士敦（英国人）学英文，伪满初来投，当侍卫官，后送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法、毕业后又回伪宫内府当侍卫官，曾接替佟济煦当过一段近侍处长，因抽鸦片烟和依仗职权走私，而被溥仪撵走。他弟弟溥俊由奉天东山嘴子陆军军官训练学校毕业后，派往东陵（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当守备队长。还有毓崇，是伦贝子的儿子，曾给溥仪当伴读，伪满时来投，也当了侍卫官，最后还接替溥佳当了末任近侍处长。

最后，就是原来宫内的老人。二嫔王焦氏是溥仪的乳母，老太监李长安和前述侍候婉容的袁太监等。溥仪对二嫔很尊敬，老太太晚年因病染上了鸦片烟瘾，虽溥仪最恨抽大烟，但对婉容、二嫔还特别宽容，常叫宫内府给她们买鸦片烟。

总之凡来投奔的，还得根据溥仪的好恶而决定去留。伪满十四年间，我从没听说过庆亲王后代来过东北。我偶二叔（大阿哥）几次要求来庆寿或求赏，均被拒绝。因为庆邸和大阿哥都是他深恶痛绝的。

9. 伪宫廷院内的布局

伪皇宫虽然面向南有两个大门，但同德殿前面的那个大门，从来关闭，只走西边的大门（即今长春市第七十中学的